

卷五

春秋左傳詳節句解卷之一

宋 魯齋朱 申 周翰 注釋

明 瑞岡顧梧芳 起鳳 校正

書名 春秋左傳詳節句解三十五卷 正德八年序刊本
撰者 元 朱申 注釋, 明 顧梧芳 校正
卷五
內容分類 經-春秋-春秋左傳 宋
索書號 經部-春秋-9
編號 A2991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A2991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經部-春秋-9](#)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春秋左傳詳節句解三十五卷 正德八年序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十四年 宣 日 隱 元 年 周 為 天 子 而 用 魯 紀 年 者 以 春 秋 魯 史 故 也 是 歲 陳 桓 公 二 十 年 齊 宣 公 九 年 秦 文 公 四 年 衛 桓 公 十 三 年 蔡 隱 年 元

公 孟 子 伯 禽 傳 至 惠 公 九 十 二 君 惠 公 初 娶 宋 子 無 子 而 卒 繼 室 聲 子 生 隱 公 再 娶 宋 女 桓 公 惠 公 薨 隱 公 居 長 當 立 以 惠 公 欲 公 故 追 成 父 志 立 為 太 子 以 其 尚 少 故 隱 其 位 未 及 傳 位 而 遇 弒 焉 在 位 十 有 一 年 日 不 隱 元 年

春秋左傳句解四卷

春秋左傳詳節句解卷之五

僖公

名申莊公庶子閔公之兄在位三十三年謚法小心畏忌曰僖

壬戌

周惠王十八年

元年

陳宣公三十四年杞成公查無所考宋桓公二十七年

秦穆

公元年晉獻公十八年楚成王十三年衛文公元年秦穆侯十六年鄭文公十四年

癸亥

二年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

虞以伐虢

荀息晉大夫屈地名產良馬垂棘地名出美玉時獻公欲伐虢道出於虞故荀息請以玉

馬而借道焉

荀息言設使虞公肯借吾道而伐虢猶外府也

公曰是吾寶也

獻公言玉與馬對曰若

得道於虞

荀息言設使虞公肯借吾道而伐虢猶外府也玉馬與虞公吾

復滅虞而取之是猶以內公曰宮之奇存焉

言虞有忠臣宮之奇

荀息勸晉獻伐虢

晉獻伐

僖年

者必諫其君使對曰宮之奇之為人也言宮之奇平日為人懦而

不能強諫其君懦反又乃亂反且少長於君之奇

少時虞公養之以至君暱之虞公親而狎雖諫將不聽

亦不見聽乃使荀息假道於虞曰從其言使荀馬往冀為不

道冀國名先是冀嘗伐虞荀息以井言入自顛軫

從顛軫而入音零伐鄭三門鄭虞邑名言冀伐虞

音冀之既病言虞報伐冀則亦唯君故

號未報今號為不道今號之伐晉其為

稍遣人分依客以侵救邑之南鄙時以侵伐晉

舍伺候寇掠以侵救邑之南鄙敢請假

道以請臯于虢故我今假道于虞請問虢

道且請先伐虢且請不俟晉兵先往伐虢蓋

宮之奇果不聽不聽之遂起師將以伐虢

帥師會虞師伐虢晉不信虞故遣滅下陽下陽虢

公敗戎于桑田桑田虢地名虢晉卜偃曰虢必亡矣言

國有必亡下陽不懼下陽為晉所而又有功又敗戎是

天奪之鑿鑿鏡也言天奪虢公而益其疾也特勝而

其疾必易晉而不撫其民矣自此愈輕易晉國而不

可以五稔稔年穀熟也言虢之亡不過

晉卜偃知虢將亡

倍

年

乙丑四年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齊桓公霸諸侯楚獨

欲與齊爭伯長蔡楚黨也桓公不先伐楚而先蔡潰例

上曰潰其遂伐楚而遂伐楚者出其不意也楚子使與

師言曰楚成王使人與君處北海言齊國居濱寡人處南

海楚境未至南海而曰處南海者乃因齊唯是風馬牛

不相及也界之微事言此風馬牛風逸此相誘蓋是末

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君之侵涉吾境也何故謂以何

管仲對曰桓公使管仲楚使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召康

之君也故稱曰先君召音即下同五侯九伯五等諸侯

女實征之言諸侯有罪女大公為以夾輔周室命齊率

夾持輔佐賜我先君履又賜先君太公東至于海所賜

則至海西至于河其西境則南至于穆陵其南境則至

至于無棣其北境則至爾貢包茅不入此以下管仲責

也禹貢荊州貢菁茅今王祭不共而楚不共也共音恭

下無以縮酒祭祀用茅以縮酒也楚不寡人是徵徵亦

齊君問楚以何昭王南征而不復昭王成王之孫也南

寡人是問齊君問楚以昭王南征而不復對曰貢之不

寡君之臯也則我楚君不敢不共給待王祭之用

昭王之不復

昭王巡守而不復國者

君其問諸水濱

言漢水非楚境昭王溺歿

非我之罪。○愚按楚有僭王之罪而管師進楚不服罪仲不以責之乃捨其大而責其細故也

次于陘

陘楚地名

楚子使屈完如師

屈完楚大夫也楚師進故復進師

子使往齊師觀其

強弱

師退

屈完請盟故齊師退

次于召陵

召陵亦楚地

齊侯陳諸侯

之師

桓公陳列與屈完乘而觀之

完來觀師故桓公與之乘車而觀之

繩

證齊侯曰

豈不穀是為

不穀諸侯謙稱也桓公言諸侯之附從非為我也

為去聲先

君之好是繼

乃是尋我先君之好也蓋桓公以前諸侯嘗與齊交接故如此云

好去聲與不

叔同好如何

未知女楚君肯對曰君惠徼福於救邑之

社稷

社稷

徼求也言齊君惠我楚國肯與同好則辱收寡君

楚國社稷之神必福齊也徼古堯反

不以辱故肯收楚君於同好諸侯之內

寡君之願也

此固我楚君之所願也

齊侯曰

以此衆戰

言以此諸侯之兵以戰鬪

誰能禦之

言必勝之無堅敵也

以此

攻城

以此諸侯之兵以攻城

何城不克

言必破之無堅城也

對曰君若以

德綏諸侯

言齊君若能以德安諸侯誰敢不服

誰敢不服

則無敢不服齊君之德者

君若以

力

齊君若但以力制楚侯

楚國方城以為城

則我楚國有方城之山可用為城

漢

水以為池

又有漢江之池雖衆無所用之

雖諸侯兵衆不能攻我城池也

屈完及諸侯盟

於是齊侯與屈完盟於召陵而退

陳轅濤塗謂鄭申侯

曰

轅濤塗陳大夫師出於陳鄭之間

謂伐楚之兵若取申侯鄭大夫名

間而國必甚病

則我二國當有供給之費必甚病苦

若出於東方

若取道於東方

鄭申侯謂陳轅濤塗

晉獻嬖驪姬
申生

左傳卷之

之觀兵於東夷

而觀視兵威以警東

循海而歸

之濱東海

齊其可也

無擾也申侯曰善

詐稱其

濤塗以告

詐遂以其

告於齊侯許之

桓公許

申侯見

見齊桓公

曰師老矣

言

出久若出於東方而遇敵

設使取道東

懼不可用也

吾恐

師老不可若出於陳鄭之間

若兵取道

共其資糧扉屨

資財用也糧米粟也扉首屨

其可也

齊侯說

桓公悅申侯與之虎牢

虎牢鄭邑也

執轅濤塗

謂其

道故執之也為明年

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

此

傳在莊公卜之不吉而不得吉筮之吉

乃得吉

公曰

從筮

獻公意欲立驪

卜人曰筮短龜長

言筮之數短龜

公從卜故托言筮短龜

不如從長

不若從

且其繇曰

况其卜兆之辭

專之渝

渝變也言公若專心愛

攘公之

瑜也公心既變則驪姬必

能除公之所美也

瑜羊朱反

一薰一蕕

草也謂驪姬之黨猶音猶

十年尚猶有臭

雖積十年之久而善不勝惡

必不可

言驪姬必

弗聽

卜人立之

卒立驪姬

生奚齊其娣生卓子

見莊公二十

及將立奚齊

驪姬嬖故

既與中大夫成謀

里克也驪姬

所悼者里克而已今里克既有中

立之

姬謂大子曰

僖

晉獻公嬖驪姬

謂申生曰君夢齊姜齊姜申生之母也詐言必速祭之

女可速具犬子祭于曲沃時申生居曲沃歸胙于公獻

酒食祭之公田時獻公適姬寘諸宮六日驪姬以

食胙才故反公田出田獵姬寘諸宮六日驪姬以

之宮中公至而歸毒而獻之驪姬以毒藥置於公祭之

九六日公至而歸毒而獻之酒肉而獻之於公公祭之

地驪姬謂酒食自外來者不地墳拆裂墳房吻反與犬

又以其肉犬斃而與小臣復以酒肉與小臣亦斃

亦中毒姬泣曰驪姬佯賊由犬子請言申生寘犬子奔

新城曲沃也公殺其傅杜原款公以杜原款為或謂犬

子或人教子辭以六日之狀君必辯焉言毒酒經宿輒

日之理以此自明則犬子曰君非姬氏申生不肯自明

獻公必察其無罪也犬子曰君非姬氏答言獻公不能

捨驪居不安則所居不安食不飽則食亦不飽我辭使

我白明姬必有臯則必殺驪姬也君老矣已老矣吾又

不樂使君因殺姬氏而居不安食日子其行虜或人又

則何不犬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而信姬氏之讒謂我欲

出奔也犬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而信姬氏之讒謂我欲

君被此名也以出惡名以出人誰納我不見容也

十二月溢于新城申生自姬遂譖二公子驪姬既譖殺

除重耳曰皆知之言二公子與申重耳奔蒲蒲邑重

吾奔屈屈邑夷吾所居時二公子皆在朝被驪夷

信公登基望雲氣

丙寅五年正月十一日辛亥朔日南至

後日近南行至冬公既視朔行告朔禮遂登觀基以

望也觀基謂基上有屋可以遠觀者而書既望雲氣乃禮

也傳善公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至也啓謂立春立夏

也閉謂立秋立冬也古人為備故也預為之備也初

於此日皆望雲氣而書之為備故也預為之備也初

晉侯使士為為二公子築蒲與屈為重耳築蒲為夷吾

八年為于委不愼築城不固寘新焉多置新於夷吾

反為去聲不愼築城不固寘新焉多置新於夷吾

不謹固也公使讓之責士為也士為稽首而對曰者頭

至地也臣聞之如下文所云無喪而感而憂戚者憂必

稽音恪

雙言焉必召憂事無戎而城而築城者雙言必保焉

其寇讐之保今公無故而築蒲屈二又何慎焉何必為

堅築其守官廢命不敬言不往築城則是不敬之罪固讐

之保不忠言堅築其城則是不忠之罪而失忠與敬不忠

二者何以事君失此二者何以詩云板篇懷德惟寧

言懷和其德以宗子惟城子以德安國則宗君其修德而

撫民則其國安宗子惟城子以德安國則宗君其修德而

固宗子時獻公有殺三公之意故微諷之何城如

之甚於築城也三年將尋師焉言三年之後公將用

傳

不固

蒲屈城

晉為築

蒲屈城

不固

蒲屈城

不固

蒲屈城

不固

蒲屈城

不固

蒲屈城

不固

蒲屈城

不固

蒲屈城

不固

蒲屈城

不固

蒲屈城

不固

陳轅濤塗報鄭
申侯之仇

賦曰土為退狐裘尫茸言以狐皮為裘其毛一國三公

言獻公與重耳夷吾若三公然吾誰適從言築城不堅則為公子所訴

保進退不知所從適音滴○陳轅宣仲怨鄭申侯之反已於召陵也

宣仲即濤塗也反故勸之城其賜邑齊桓公與申侯以

已召陵事在去年之曰美城之勸其堅大名也言邑號虎牢子孫不忘言

之子孫將保守之不忘所自吾助子請我當為女乃為之請於諸侯

而城之美宣仲乃請於諸侯為築遂請諸鄭伯曰宣仲

申侯於美城其賜邑言齊侯賜之虎將以叛也將據其

鄭申侯由是得臯年殺申侯張本○秋諸侯盟桓公

鄭文公逃首止之
盟

會諸侯於首止以定周太王使周公召鄭伯曰時惠王

欲廢太子鄭而立之恨齊侯定其吾撫女以從楚時楚

位故使宰周公召鄭伯齊爭霸故王欲撫鄭伯輔之以晉時晉亦不服齊故王

叛齊而從楚女音汝輔之以晉欲使晉輔鄭大夫諫國

可以少安言鄭有晉楚之援孔叔曰文公勿叛齊國

君不可以輕鄭文公欲逃歸故諫輕則失親言輕易逃

歸則失失親患必至既失黨援則齊必伐病而乞盟及

黨援所伐楚不能救為齊所伐而後乞盟所喪多矣則所得者少而弗聽從

之諫逃其師而歸遂潛身而歸不與首止之○晉侯復

假道於虞以伐虢二年虞師晉師伐虢滅下陽至宮之

信齊桓公
盟首止

奇諫曰號虞之表也言號特虞以為表號虞所滅虞

必從之虞必與號晉不可啟言晉心無厭寇不可翫晉

如寇不一之謂甚言二年假道滅其可再乎其可再假

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頰也車牙車也言輔與

齒寒也重尺奢反其虜號之謂也言號為表如口之唇

公曰晉吾宗也晉與虞皆姬姓之國豈害我哉言晉必不肯滅對

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虞仲即仲雍也二人皆周太

其子為昭音太昭如字大伯不從太王少子王季有子各昌是為

俱遜國而奔吳而王季立是以不嗣以太伯長子當立

嗣於周也太伯無子虞仲嗣之其號仲號叔王季之穆

也二人皆王季之子昭生穆王季屬昭故其子為穆也

為今號仲封東號為鄭所滅事見隱公元年號叔封西號

公始祖為文王卿士王之朝而為卿士勲在王室叔

也王有功於文王藏在盟府之書而藏於同盟之府將號

是滅言虞號皆與晉同宗今何愛於虞豈以虞為同宗

且虞能親於桓莊乎桓叔始封於曲沃莊伯其子也獻

也不但若虞其愛之也桓莊之族獻公猶不桓莊之族

何罪言桓叔莊伯之子孫而以爲戮莊公二十五年獻

不惟偏乎言獻公所以盡殺之者懼親以寵偏言桓莊

晉獻公滅虞虜

勢偏偏音逼以寵而猶尚害之獻公猶盡况以國乎何况虞有
相公肯曰吾享祀豐潔虞公又言吾享祀神必據我
不使吾國滅也對曰臣聞之宮之奇又言臣之鬼神非
人實親鬼神滋味非惟德是依惟德是輔惟德是輔惟人君有德
之命皇天無親無所私親惟德是輔惟人君有德
曰又君陳黍稷非馨言至治之馨足以感神明德惟馨
蓋以明德又曰又旅焚民不易物祭有二人俱以物惟
為馨香也又曰民不易物祭有二人俱以物惟
德繫物繫語辭也其一人無德雖有物神不享也如是
此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和而神亦不享其祭也

晉獻公滅虢

神所馮依鬼神所以憑依而將在德矣將必在有德之
德神所不依也若晉取虞而設使晉滅虞而明德以薦馨香而晉
祀能以明德薦其吐之乎則虞國社稷山川之神必以
而薦馨香弗聽其不從許晉使許其假道宮之奇以其
豈必據虞公弗聽其不從許晉使許其假道宮之奇以其
之享祀乎弗聽其不從許晉使許其假道宮之奇以其
族行知虞必滅故繫八月晉侯圍上陽上陽號所問於
卜偃曰吾其濟乎問晉兵能對曰克之必勝也公曰何
時又問何對曰童謠云偃答以童子嬉丙之辰丙子
龍尾伏辰龍尾星也辰日月所會也日均服振振均
也戎事上下同服也取號之旂勝號而奪鶉之賁賁賁賁
振振盛貌振音真取號之旂勝號而奪鶉之賁賁賁賁

鶉鳥之狀也言鶉火之星其躔天策焯焯也焯焯無光
賁賁然見之於南方賁音奔
耀也焯火中成軍言鶉火星正中時號公其奔而號公
走也童謠其九月十月之交乎此言夏九月十月也卜
之言止此其九月十月之交乎偃以童謠而推之曆象
在勝號當丙子旦此年十二月朔日
此時也乃夏十月朔也日在尾日月當合
之月在策日月合在夜半月行速至鶉火中其時鶉火
次之方午必是時也必以此時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號以
南之中必是時也滅號也
此日號公醜奔京師謂童謠者恐無此理無乃好事者
臧號為之師還號而還館于虞復取道於虞遂襲虞其
未可信也師還號而還館于虞復取道於虞遂襲虞其
備滅之虞公按敵梁傳云荀息操壁牽馬而前曰壁則

猶是而馬齒加長矣

許男面縛銜璧以降楚成王

丁卯六年楚子圍許時諸侯伐鄭故楚成王圍許以救

公十一年鄭滅許使許叔入於許蔡穆侯將許僖公以見

楚子於武城僖公許叔之子也武城楚地名許男面縛

銜壁僖公縛手於後惟見其面大夫衰經許之大夫喪

崔經士輿櫬櫬棺也許之士輿棺從之皆楚子問諸逢

伯逢伯楚大夫也楚對曰昔武王克殷昔周克王伐微

子啓如是微子啓紂之庶兄武王親釋其縛微子親解

受其壁而後之受其所銜之壁而為之焚其櫬與之棺

楚成王伐許

齊桓公伐鄭以其逃
首止之盟鄭文公殺
中序

禮而命之以禮待使復其所使之復楚子從之亦如待

微子

戊辰是為襄王史記在明年齊人伐鄭以其逃首止之

而楚救之故今孔叔言於鄭伯曰心則不競鄭伯強也言

不能何憚於病憚難也何得以卑弱為既不能彊言其

自強又憚於病憚難也何得以卑弱為既不能彊言其

不競又憚於病憚難也何得以卑弱為既不能彊言其

其勢請下齊以救國請乞降於齊以公曰吾知其所以

來矣乃云吾知其說齊之所由來矣姑少待我欲殺

為服齊之說對曰朝不及夕言鄭國之危何以待君復

何為也夏鄭殺申侯以說于齊者皆誤聽申侯之言也

今殺之矣且用陳轅濤塗之諧也諧本意欲殺申侯姑

借之以說初申侯申出也申國之有寵於楚文王為楚

之所愛文王將死文王死在莊與之璧與之使行居楚曰

唯我知女言唯我有我知女心女專利而不厭女之為人

而無予取予求從我而取不女瑕疢也獨我不以後之

人將求多於女言楚之嗣君不知女心事女必不免女

不免我死之後女必速行楚必速出行無適小國又不可往

小將不女容焉小國政狹而法峻既葬楚文王出奔鄭

齊桓公伐鄭以其逃首止之盟

齊桓盟甯毋不許子
華之請

申侯出又有寵於厲公鄭厲公又子文聞其死也楚令尹子

文聞申侯曰古人有言曰古人有言如知臣莫若君言

臣之賢否者審弗可改也已不可改易也此語○秋盟于甯毋

甯毋地名也齊桓謀鄭故也鄭猶未服管仲言於齊侯

曰臣聞之言臣之所聞招攜以禮言惟有禮者可以懷

遠以德惟有德者可以德禮不易德禮二者無人不懷

自然無有齊侯修禮於諸侯桓公從其言乃諸侯官受

方物諸侯所掌貢賦之官各於齊受其方所當貢之物

鄭伯使犬子華聽命於會鄭文公猶未肯親自乞盟姑

犬音言於齊侯曰子華言於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

違君命三族皆鄭大夫言鄭所以違齊若若君去之以

為成若桓公能去此三族以我以鄭為內臣則我舉鄭

如齊封內之臣益于君亦無所不利焉鄭既內屬則是

國也何不齊侯將許之將從子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

諸侯管仲諫云君所以會合諸侯而以姦終之始以禮

終之以奸則諸無乃不可乎言其甚子父不奸之謂禮

為子而不犯父之命守命共時之謂信守君命共時事

是之謂禮奸音干違此二者無信姦莫大焉命共時其為奸莫大於此

僖盟甯毋

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

桓公又言諸侯伐鄭未有成功今苟有釁

其釁隙也從之不亦可乎

從子華之言而得對曰君若

綏之以德

而綏撫鄭國加之訓辭

而帥諸侯以討鄭

而合諸侯之兵以討伐之鄭將覆亡之不暇

將傾覆危亡救之猶恐不暇

豈敢不懼

以臨之

從子華之請是領其罪人且夫合諸侯以崇

則鄭國謂我受其奸人反以大義責我

何懼

德也

所以尊有德也會而列姦

後嗣

將效之何以爲後嗣之訓乎夫諸侯之會

事其德刑禮義

或待之以德或威之以刑無國不記

各有國史無不記錄其事

記姦之位

會而列姦必君盟替矣

廢齊之盟矣

作而不記

雖復吾國史官為非盛德也

德君其勿許

君但勿從鄭必受盟

華既爲大子

且鄭既立子華為太子而求介於大國

也

今子華乃求助於齊取鄭亦必不免

如此必將不免於罪

鄭有叔詹堵叔三良爲政

臣輔之

未其國也齊侯辭焉

言辭子

子華由是得臯於鄭

七年齊桓公不許鄭子華請

宋襄公于魚讓國

伯使請盟于齊以齊不聽子華故請服也

巳巳八年周襄王元年宋公疾宋桓公疾病犬子茲父固請

曰茲父襄公也請於桓公云大音太目夷長且仁目夷茲父之庶兄子魚也言其年長且有

德君其立之願立子魚以為太子公命子魚桓公命子魚為太子子魚辭曰

能以國讓子魚言茲父有遜國之節仁孰大焉其為仁德至大也臣不及也

我之德不足以及之且又不順廢嫡立庶不順禮遂走而退乃趨走而避之

庚午九年是歲宋桓公卒襄公立王使宰孔賜齊侯胙宰孔宰周公也齊桓

肉蓋尊之比於二王後也胙才故反曰天子有事于文

武言天子行祀事使孔賜伯舅胙宰孔稱名謂天子使

九命作伯故齊侯將下拜將下階而拜孔曰且有後命以伯舅稱之

宰孔止之言天子猶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蓋老年七十

音加勞賜一級級升階之等也言天子以公年老之故

無下拜既進一等故對曰天威不遠顏咫尺桓公

君尊如天其威嚴常在顏面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

下拜天子寵命不階而拜恐墮越于下使我顛墜于

下以遺天子羞適足以貽天子敢不下拜豈敢不下

拜登受乃拜於堂下而齊侯盟諸侯于葵丘巳會曰

我同盟之人此盟誓之言也同盟謂諸既盟之後自今

齊桓下拜受胙

齊桓公葵丘大會

宋襄公讓國子魚

齊桓公葵丘大會

盟之言歸于好各修和好無相宰孔先歸既會諸侯不

遇晉侯晉獻公來會葵曰可無會也宰孔令晉侯齊侯

不務德而勤遠畧言桓公不務修德而故北伐山戎莊

公三十南伐楚四年召西為此會也今年葵丘之會此

東畧之不知言但不知東畧耳非西則否矣言西既會

來蓋宰孔知晉將亂而其狂亂乎在察也欲使晉侯歸

齊無暇為晉經理也及庶逐二公無勤於行無勞遠行

君務靖亂子故宰孔以靖亂諷之無勤於行以求會也

晉侯乃還不復與葵晉獻公卒還歸于初獻公使荀

息傳奚齊使荀息為之師傳公疾獻公之召之曰荀

息而以是藐諸孤言奚齊初賤與諸子懸辱在大夫屈

辱荀息使其若之何受此託否稽首而對曰稽首頭至

啓臣竭其股肱之力言當竭盡其加之以忠貞忠貞說

見其濟幸而君之靈也則是獻公威不濟不幸而則以

歿繼之則我以身殉之不公曰何謂忠貞公問忠對曰

公家之利益言苟可以利知無不為患不知耳忠也此謂

也送往事居送往者謂獻公耦俱無猜耦兩也猜疑也

疑根猜貞也謂貞也及里克將殺奚齊諛傷申生之

欲納重耳故先告荀息曰先以此意三怨將作申生重

九年 里克殺 申生

里克弑奚齊卓子

耳夷也秦晉輔之秦人輔之於外子將何如言奚齊必不免女將

荀叔曰荀息也吾與先君言矣許獻公矣不可以貳豈

益也雖曰死將焉辟之也誰欲避害亦不可得且人之欲

齊于次次喪也荀息將死之言也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

卓子驪姬之姊所生子也荀息立公子卓以

荀息死難

蔡荀息從其言立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于朝卓子臨

玷詩大雅抑篇言尚可磨也磨去斯言之玷有玷缺不

可為也謂言語之玷缺荀息有焉言荀息從君於昏事

重去聲從之從卻芮齊隰朋帥師會秦師納晉惠公隰

誰恃問夷吾將對曰臣聞小人無黨夷吾出奔在外故

齊桓置主晉惠公

九年 晉惠公 傳立為晉君

無所侍有黨必有讐既無有親黨必有仇讐無仇則納之為易也夷吾弱不好

弄言幼小之時不好戲能鬪不過雖能鬪爭而有節制長亦不改

及其年長亦如不識其他蓋言其可為君也此公謂公

孫枝曰公孫枝秦大夫子夷吾其定乎言夷吾入晉能定其國否對

曰臣聞之下文所聞如唯則定國則法也唯定國者可以定國詩曰

皇矣篇不識不知言文王默見順帝之則則也帝者天理

之主又曰又抑不僭不賊不為過差鮮不為則能如此

少矣鮮上聲無好無惡不忌不克之謂也此釋上意好

好惡不僭賊則不至於忌刻好惡去聲今其言多忌克

今夷吾之言既僭也難哉則焉故曰難哉公曰忌則多怨

穆公言夷吾猜忌必又焉能克雖好勝而不能是吾利

也庸如此則不能害我也夫秦穆公受賂而納音煙是吾利

辛未十年惠公元年晉侯殺里克以說已非纂弒得國

也如字將殺里克而後殺之公使謂之曰使人謂微子則

不及此微無也言若不因女作雖然子弑二君與一大

夫謂里克殺奚齊卓為子君者如此則為不亦難乎言

如女意則對曰不有廢也里克言設若不有君何以與

則惠公何以得欲加之罪以罪而殺之其無辭乎何

興起而為君也

晉惠公殺里克

晉惠公殺

僖十年

狐突遇太子甲生

患無辭以責我乎臣聞命矣殺之命矣伏劍而死里克於是

○晉侯改葬共太子太子申生也謚曰秋狐突適下國

下國曲沃申也遇犬子申生已歿狐突犬子使登僕先是以

落氏狐突御戎故今復而告之曰夷吾無禮或曰無禮

使登車以為之僕御而告之曰夷吾無禮者謂夷吾

烝於太子夫人余得請於帝矣申生言我訴於上帝將

以晉界秦界付也言將秦將祀余秦國將祭對曰臣聞

之神不歆非類答言民非其族類者民不祀非族神非

類者則民亦君祀無乃殄乎如此則太子之且民何罪

不修其祭祀君祀無乃殄乎祀必殄絕矣且民何罪

言罪在夷吾而失刑乏祀豈可以晉界秦而使民君其

不在晉民也失刑乏祀失刑法神乏祭祀乎君其

圖之欲太子更君曰諾太子許諾吾將復請我將復請之於

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我焉言七日後曲沃新

者而與之及期而往七日後狐告之曰帝許我罰有罪

俱見我也及期而往突復往告之曰帝許我罰有罪

矣言再得請於帝止罰夷敝於韓敝敗也韓晉地名為

吾之身不以晉界秦矣敝於韓十五年晉惠公敗於

壬申十一年天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天王周

內史過論晉惠公不終

晉惠公及太子甲生

內史過論晉惠公不終 僖十年

已容止敖惰其其何繼之有豈有繼禮國之幹也
猶木之待敬禮之與也禮之主敬猶人不敬則禮不行
無輿故禮不行則上下昏無禮則國無幹君何以長世
何以長有子孫於後世乎
為三十四年殺惠公張本

春秋左傳句解五卷終

中國書局